

断桥·艺术哲学文丛

以创造抵御平庸

——艺术现象学演讲录

孙周兴 著

Either creation or banality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以创造抵御平庸

——艺术现象学演讲录

孙周兴 著

Either creation or banality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祝平凡
装帧设计：张惠卿
责任校对：王爱红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 / 孙周兴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5
（断桥·艺术哲学文丛）
ISBN 978-7-5503-0677-6

I. ①以… II. ①孙… III. ①艺术—现象学—文集
IV. ①J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120 号

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

孙周兴 著

出品人：曹增节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11
开本：787mm×1092mm 1 / 16
字数：150千
图数：70幅
印数：0001—2000
ISBN 978-7-5503-0677-6
定价：36.00元

目 录

自序	1
‘Αλήθεια与现象学的思想经验	5
天与地，以及诗人的位置——再论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	19
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	27
危机还是机会？——当代艺术概念的裂变	42
作品·存在·空间——海德格尔与建筑现象学	56
艺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69
一次关于现象学与艺术的对话	85
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气质	114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121
艺术与革命——格瓦拉与瓦格纳	131
以创造抵御平庸——后哲学时代的文化主题	142
当代艺术的姿态与方向	152
参考文献	161

自序

—

本书收录我近几年做的12个学术演讲，主体是关于艺术和艺术哲学的，或者更准确地是关乎艺术现象学的，故副题名为“艺术现象学演讲录”；但更好的命名，恐怕还是“艺术与哲学演讲录”，原因有二：其一、其中有二三篇，并不直接讨论艺术和艺术哲学（艺术现象学），而是主要讨论哲学的（虽然并不见得就无关乎艺术或艺术哲学）；其二、即便是谈论艺术和艺术哲学（艺术现象学）的演讲，多半也是倾向于现象学哲学的，或者说是比较不艺术的——这就表明，虽经多年的努力，但我对于艺术仍然是相当隔膜的，所以，至今依然只能门外谈艺而已。

不过，我也有一个安慰自己的说法：门外谈艺，站在门外为何就不能谈艺呢？想当年，11年前，许江教授和司徒立教授热情地邀请我去中国美术学院当兼职教授，参与“艺术现象学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当时我说我是不懂艺术的呀，不料司徒立教授正色道：如果你懂艺术，我们就不需要你了。他的意思很有意思：懂艺术的人物我们美院多的是，我们就差不懂艺术而懂点哲学的同志嘛。

我想司徒教授是对的。有时候，保持自己的本色和本份是更为重要的。我是别人的“他者”，所以才为别人所需要；若是我成了别人的相同者，别人自然可以不需要你了。这样的说法，其实可以用来描写艺术与哲学的应有关系。

再说了，哲学与艺术也未必是水火不容的。尼采当年曾经傻傻地发问：搞音乐（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否可能？要放在观念也可以做成艺术的今天，此题恐怕已然不成立，哲学为何不可能成为艺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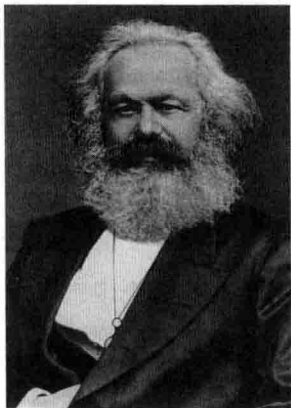
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的主要思想背景仍然是我用力最多的马丁·海德格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最近几年里，我主要在做尼采的翻译和研究，也试图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特别是努力往艺术哲学（艺术史和当代艺术问题）靠拢，但我的主要思想框架还是海德格尔式的。我想，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海德格尔“掌握”了，无论在思路还是表达上，大约都被海德格尔“结构化”了。

要摆脱这种“被掌握”的状态尚需时日，或者，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了，也或者，其实这种状态也未必是坏事一桩。

海德格尔的重要性无须多说。要论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海德格尔大概可以与马克思和尼采并列为三大家。比较而言，在现代中国，马克思的影响更具政治意义，尼采的影响更多地文化上，而海德格尔的影响则主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这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说的，用我们绍兴乡下人的话讲，是一个“毛估估”的讲法。

但我们仍旧要问：海德格尔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何我们摆脱不了这个政治上有过严重失误、道德上乏善可陈的哲学家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眼下我只能简约地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就思想史研究而言，海德格尔更新和丰富了我们对于欧洲—西方哲学史的理解，特别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为中国学术界摆脱严重地受意识形态烙印的唯心—唯物路线斗争哲学史框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海德格尔是思想史“解构”的高手，其解法虽受争议但气魄非凡，或可谓大刀阔斧。以“第一开端”—“形而上学史”—“另一开端”的存在历史框架，以及“存在学—知识学—语言论”三步曲的哲学史理解，简单而有力。海德格尔承袭尼采而形成的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批判，虽然与马克思的唯心论/观念论批判并无实质性区别，但经过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



马克思（1818—1883年）



尼采（1844—1900年）



海德格尔（1889—1976年）

一解构派的张扬，业已成为中国学界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之本质的普遍看法。

其次，就思想方法（以及表达方式）而言，海德格尔通过对现象学方法的革新而形成的实存论思路、与诗为邻的思想以及返回本有的期待之思（神性之思），回应了尼采式的非推论—非论证的思想的可能性问题，从而为哲学（思想）——或者一般而言的人文学科——的独立自主性做出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超出西方哲学传统之外开展的在思想和表达上的艰难尝试（其成败得失备受争议），对于正在摸索当中、其合法性有待确认的现代汉语哲学来说，自然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最后，就现代性危机的诊治而言，海德格尔同样被认为是20世纪思想家中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位，因为海德格尔抓住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命题即技术问题，并且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做了最彻底的（存在历史和形而上学批判意义上的）、也被认为最晦涩的讨论。这对处于比西方更为纠结和更为复杂的现代性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思想来说，自然是有特别重要的参照价值的。也正因此，海德格尔思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也具有指向未来的力量。

三

自海德格尔始，哲学失了边界（其实这在尼采那儿已经露出了端倪）。我们也知道，后期海德格尔甚至根本就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叫“哲学”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何海德格尔的汉语读者主要还不在哲学界，而更多地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常会排斥非哲学的思想方式。身在哲学界，我个人经常深感困惑的是：要求学生们以哲学（规范学术）的方式讨论非哲学的尼采、海德格尔们的思想——这对头吗？

相比之下，我十年来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的有关活动就要有趣得多，适意许多。但即便在美术学院的语境里，人们今天也免不了对艺术哲学、甚至对艺术活动提出规范性的要求——这对头吗？

当然不对，但又奈何？不止是哲学人文科学，也不止是美的艺术，现代人就处于这样一种左右不是、欲罢不能的境况中。

收在本书中的12篇演讲稿，其实也浸透着这样一种无奈感。无论是有关海德格尔思想的讨论，还是有关与海德格尔相联系的艺术现象学和艺术问题的讨论，我都为自己提出了清楚明白的知识性的说理要求，即是一种哲学性的要求。我自忖，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走钢丝，努力保持哲学—非哲学的张力，尽可能地避免由于放纵知识性要求而引起的对思性和诗性的伤

害——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当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

本书12篇演讲稿中多数已经公开发表过。在此我要感谢有关媒体的编辑朋友们，自然更要感谢邀请我发表演讲的相关学术机构的朋友们。要不是他们的热情相邀，有的甚至于命题作文，本书的形成是不可能的。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蔡枫教授和蒋梁博士帮我设计了本书的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特致谢忱！

老友司徒立教授的艺术激情和思想追求，对我常常构成一种压力，促使我不断去接触和亲近艺术。本书中唯一的一篇对话（并非演讲稿），是我与司徒兄在陕西延川做的，承蒙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几位青年艺术家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我与司徒兄分头校订，现在也收入本书中，以记录和表彰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在整理和编辑本书时，我对其中部分演讲稿做了文字的修饰，也做了一些规范方面的加工处理，但演讲风格予以保留——要不然，本书可真的就名不副实了。

2012年11月16日记于成都

2013年5月6日再记于沪上同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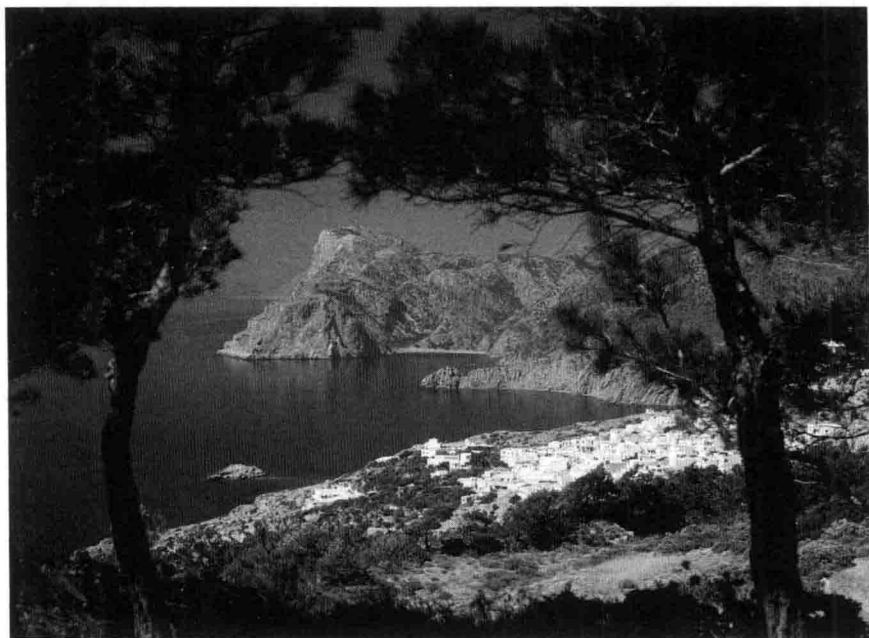
Ἀλήθεια与现象学的思想经验¹

内容提要：本文清理了海德格尔不同时期有关Ἀλήθεια〔无蔽〕的不同解释，认为Ἀλήθεια〔无蔽〕意义上的“二重性”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主导线索，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思想经验的基本特征。通过对希腊的“无蔽”经验的重思，海德格尔指向当下和未来，关注后哲学时代里普遍意义的差异化—境域化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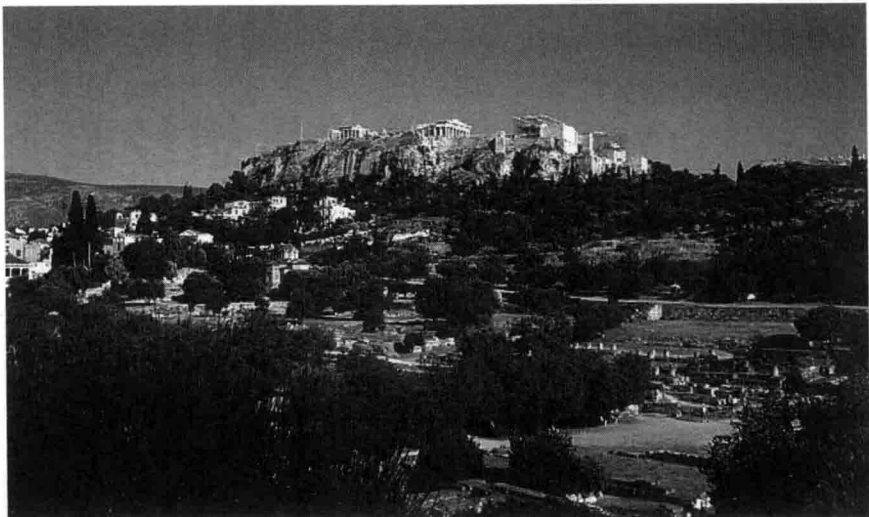
[1] 系作者2010年4月9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第二届古希腊哲学论坛”上的报告。原载《现代哲学》，广州，2012年第1期。

一、希腊风水与无蔽经验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言必称希腊的。作为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秉承



希腊风景 摄影



希腊风景 摄影

了近代以来崇尚古风的日耳曼学术思想传统。但海德格尔的尚古之心也还有其特殊性，他不再像古典学者那样把“古希腊”视为一个文艺的和文化的概念，甚至也不再仅只把它看作一个单纯哲学的概念，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存在 / 存有历史”（Seins— / Seynsgeschichte）的开端——他借荷尔德林诗句所讲的“终难离弃的本源”。

海德格尔所称道的希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希腊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经验呢？1967年4月初，海德格尔出游希腊之际——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是难得出游的——，在他当时作于雅典科学与艺术学院的演讲中有感而发，形成如下不失有趣、也不乏创意的想法和说法：大约在希腊，而且只有在希腊，人们才可能经验到φύσις [自然、涌现] 的明一暗、显一隐的不无神秘的运作，在那里，因为光线独特，自然事物，山、岛、海、树，“以一种令人震惊而又抑制的方式显现出来”。²

人们常常惊奇于古代地中海希腊文明的横空出世，但原因到底何在？迄今还提供不出特别令人信服的稳靠解释。³海德格尔的说法倒是简单，一言以蔽之：希腊风水好。

光影声色，风生水起。国人所谓“风水”，大抵就是自然生灭消长的机理和方式。希腊的“风水”究竟好在哪里呢？海德格尔以为是光线，因为光线独特，希腊的风水使φύσις [自然] 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紧张关系或显现方式，即上面所谓“以一种令人震惊而又抑制的方式显现出来”——这种显现方式，海德格尔经常称之为'Αλήθεια [无蔽]。

这个'Αλήθεια [无蔽] 对海德格尔来说极其重要，在海氏眼里，它标志着希腊思想的基本经验，而由于“存在 / 存有历史”的“回响”（Anklang）特征，它也构成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 / 存有之思的核心。

[2] 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载《间距与切近：当代艺术的反思与分析》，维茨堡，1983年，第14页。

[3] 罗素说过：“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二、但以“无蔽”译 Ἀλήθεια，并非海德格尔首创

由于海德格尔运思怪异，其释诗解文，每每受到哲学史家和古典学家们的批评和责难，以至于在学界竟形成了一种定式：人们以为，凡海德格尔所做的阐释盖出于其思想的特殊需要，在文本学和史学上则大抵是不足为凭的，无厘头的解法居多。由此，人们也经常会把一些不实之辞强加给海德格尔及其以词源学考察为重点的思想史探究和解释方法。

围绕希腊哲学基本词语 Ἀλήθεια [无蔽、真理] 的译法和解法的争论可算一例。其实，把希腊文的 Ἀλήθεια (通译为“真理”) 一词译解为“无蔽”或“解蔽”，这并非海德格尔的首创，但人们却经常地或者把它归于海德格尔的宏大手笔，或者以为这是海德格尔专有的又一次蛮横解读。

海德格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就主张把希腊词语 Ἀλήθεια 翻译为“无蔽”。在1909年的《柏拉图的存在逻辑》一书中，这个哈特曼写道：“在柏拉图那里，ἀλήθεια 还经常具有那种原始的、字面的意义，那是对 λανθάνειν [遗忘] 的简单否定，即：ἀ-ληθής，无蔽的 (unverborgen)”⁴。从现有材料来看，在德语学界，主张以“无蔽” (unverborgen) 这个德文词语来翻译 ἀλήθεια，哈特曼算是第一人，至少要早于海德格尔10年。

海德格尔当年曾与尼古拉·哈特曼为马堡大学同事，且在海德格尔“出山”之前，哈特曼已经成就了事业，在学界影响颇大。海德格尔对哈特曼的哲学宏大体系不以为然，全无敬意可言。不过，从哈特曼哲学在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影响、特别是从哈特曼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域 (存在问题、存在学 / 本体论) 来看⁵，海德格尔应该是读过哈特曼哲学的，因为上引哈特曼的《柏拉图的存在逻辑》出版之时，海德格尔虽然在哲学上尚未真正上路，但已经把“存在”问题设为他的哲学主题了；至于海德格尔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哈特曼的 ἀλήθεια [无蔽] 新译，却是无从查考了。

尽管哈特曼第一个提出了“无蔽”译法，但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尝试，试图在词源学上重解 ἀλήθεια。最早是古典学者克拉森 (Joh. Classen)，他在1850年就提出，应该把 ἀ-ληθής (通译为“真实的、真实者”) 译为“无遮掩者” (das Unverhüllte)，因此若从实事角度来看，克拉森是第一个从“揭示”、“解蔽”的角度——这也是后来海德格尔的取向——来译解 ἀλήθεια 的。⁶

之后，哲学家拉索夫 (Hermann Rassow) 在其《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一书中 (1874年)，主张把 ἀλήθεια 翻译为“勿忘或非遗忘” (Nicht—Vergessen)，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特别受到瓦尔特 (Julius

[4] 尼古拉·哈特曼：《柏拉图的存在逻辑》，吉森，1909年，第239页注；参看黑尔丁：《海德格尔之前的 ἀ-ληθής 词源学——与海德格尔的 ἀ-ληθής 解释若干段落相比较》，载《海德格尔研究》，第13卷，柏林，1997年。

[5] 哈特曼后来写过“存在学三部曲”，即《论存在学的奠基》、《可能性和现实性》、《实在世界的结构》，成为当年的存在学 / 本体论重振运动的重要一支；另有纲领性的《存在学的新道路》一书，已译成中文，庞学铨等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

[6] 参看黑尔丁：《海德格尔之前的 ἀ-ληθής 词源学——与海德格尔的 ἀ-ληθής 解释若干段落相比较》，载《海德格尔研究》，第13卷，柏林，1997年，第94页。

[7] 参看黑尔丁：《海德格尔之前的ἀ-λήθεια词源学——与海德格尔的ἀ-λήθεια解释若干段落相比较》，载《海德格尔研究》，第13卷，柏林，1997年，第95页。

[8] 参看黑尔丁：《海德格尔之前的ἀ-λήθεια词源学——与海德格尔的ἀ-λήθεια解释若干段落相比较》，载《海德格尔研究》，第13卷，柏林，1997年，第95—96页。

[9] 参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汉堡，1985年，第133页。海德格尔在此做的译文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对τέχνη（艺术），ἐπιστήμη（科学），φρόνησις（聪明），σοφία（智慧），νοῦς（理智）五个希腊词语的翻译，十分令人奇怪。我们只把海德格尔的译文放在这儿：“因此可以假定，灵魂把存在者作为无遮掩的存在者带入和纳入保真中（而且是以断定性的和否定性的阐明的实行方式）共有如下五种方式：料理着—制造着的操作、观察着—谈论着—证明着的规定、照顾的寻视（环视）、本真的一观看着的理解、纯粹的体验。（只有这些可以考虑）；因为在‘把……看作’（Dafürnahme）和‘具有一种观点’（eine Ansicht Haben）意义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即：它们未必把存在者作为无遮掩的存在者给出来，而是这样把存在者给出来，使得所意谓者只是看起来仿佛这样，使得所意谓者把自己推到存在者前面并且因此令人迷惑。”见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解释学处境的显示》，载《狄尔泰年鉴》，第六卷，1989年，第255页。参看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Walter) 的批评和反驳。瓦尔特反对把ἀληθής拆解为否定性前缀 ἀ-与ληθος的词源分析法，斥之为“强暴方式”。⁷

再后来，哲学家古斯塔夫·泰希穆勒（Gustav Teichmüller）在其《概念史新研究》（1879年）中，赞成拉索夫在词源上把ἀληθής（“真实的”）分解为否定性前缀ἀ-加上ληθος的做法，强调了ἀλήθεια否定性因素；这一点后来还得到语言学家梅耶（Leo Meyer）的支持，他在《希腊词源学手册》（1901年）中赞成拉索夫等人对ἀληθής的词源解析，但他建议把ἀλήθεια译为德文的“没有隐瞒性的迷惑”（ohne verheimlichendes Täuschen）。⁸梅耶这个译名，看起来就不是太上路了。

从以上粗线条的梳理中，我们至少可以确认如下两点：其一、海德格尔并非对ἀλήθεια进行词源追溯的第一人，更不是第一个主张把ἀλήθεια译解为“无蔽”的；其二、在海德格尔之前，认为ἀλήθεια是由 ἀ-λήθεια组合而成的看法，虽然也有少数的反对意见，但差不多已经成了一项共识。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正是通过海德格尔存在之思意义上的深入探究，作为“无蔽”的ἀλήθεια才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史事件。

三、前期海德格尔：ἀλήθεια = 无遮掩 / 被揭示状态

海德格尔本人对ἀλήθεια解释，随着其思想进路的开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30年为界，划出前期（20年代）与后期（30年代至70年代）。虽然基本的理解方向是一致的，但海德格尔在这两个时期里对ἀλήθεια解释和赋义，仍然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在此需要对其作



希腊风景 摄影

一个简单的分梳。

在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1919—1923年）所做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又被称为“那托普报告”，1922年）中，海德格尔对ἀλήθεια作了新译解——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材料来看，这是海氏对ἀλήθεια所做的头一回解释。事关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六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其中有一句话说：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野草 水彩 1502年
维也纳阿尔贝蒂纳藏画馆

Ἔστω δὴ οἷς ἀληθεύει ἡ ψυχὴ τῶ καταφάναι καὶ ἀποφάναι πέντε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αῦτα δ' ἐστὶ τέχνη, ἐπιστήμη, φρόνησις, σοφία, νοῦς· ὑπολήψει γὰρ καὶ δόξῃ ἐνδέχεται διαψεύδεσθαι.（《尼各马可伦理学》，1139b15—18）。

这个句子通译为：“在灵魂由以或肯定或否定地获得真理的东西，一共有五个；它们是艺术、科学、聪明（Klugheit）、智慧（Weisheit）和理智（Verstand）。猜测和意见可能也包含谬误（因此在此不予考虑）”。⁹

这个译文基本上讲人话的。而海德格尔给出的翻译却是十分诡异和恐怖了，我们这里不便细究。我们需要关注的只是，海德格尔在自己做的译文中，首先把通常意谓“获得真理、说真话”的希腊文动词ἀληθεύει，改译为一串词语：“把存在者作为无遮掩的存在者带入和纳入保真中”

（Seiendes als unverhülltes in Verwahrung bringt und nimmt）——这大约属于“意译”之最了。海德格尔在此上下文中使用了“无遮掩的存在者”（das unverhüllte Seiende）、“无遮掩存在”（Unverhülltheit）等，以之来描述ἀληθής和ἀλήθεια，并且也明确指出，ἀληθής的意义是“无蔽地在此存在”（unverborgen da—sein）¹⁰。

海德格尔还写道，“亚里士多德把被遮蔽存在视为某种本身积极的东西，而且并非偶然地，‘真理’的意义对希腊人来说具有阙失特征——这是合乎其意义的，而不仅仅是在语法上讲的。”¹¹如前所述，这一点也并非海德格尔的发明，在他之前，不少学者强调过ἀλήθεια否定性前缀——的阙失、褫夺性质。

在前期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海德格尔首先明确反对ἀλήθεια的“真理”译法：“用‘真理’这个词来翻译ἀλήθεια，尤其从理论上对这个词进行概念规定，就会遮蔽希腊人先于哲学而领会到的东西的意义，希腊人在使用ἀλήθεια这个术语的时候，是‘不言而喻地’把那种东西作为基础的。”¹²而此所谓对希腊人“不言而喻”者，海德格尔明言是：真理=“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Entdecktheit des Seienden）。

[10]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解释学处境的显示》，载《狄尔泰年鉴》，第六卷，1989年，第256页。参看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第104页。

[11]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解释学处境的显示》，载《狄尔泰年鉴》，第六卷，1989年，第257页。参看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第106页。

[1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19页。参看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52—253页。

进一步，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人把“被揭示者”称为真的，而“被揭示者”只有根据某种“揭示者”才有可能。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哲思重点实际上还在这个“揭示者”（Entdeckendes）上面，即被他称为“此在”（Dasein）的人类存在。“原本就‘真的’，亦即进行揭示活动的，乃是此在。第二位意义上的真说的不是进行揭示的存在（揭示），而是被揭示的存在（被揭示状态）”。^[13] 这里的关系已经摆出来了：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也是“真的”，也被叫做“真理”，但并非原始的真理现象；第一位的“真理”乃是此在的进行揭示活动的在世存在，也被叫作此在的“展开状态”（Erschlossenheit），它是由“现身”、“领会”和“话语”来规定的。“随着这种展开状态并通过这种展开状态才有被揭示状态；所以只有通过此在的展开状态才能达到最原始的真理现象”。^[14]

海德格尔在此端出了“真理”的两分：此在生存 / 实存论上的真理与存在者的真理，两者之间差不多有一种“层级”关系，甚至于是一种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自然是与他前期哲学中以“此在”为核心的“基础存在学”构想相一致的。而无论如何，在前期海德格尔这里，“揭示”——“展开”、“被揭示”——始终是“真理”规定的基本取向，从而形成了对ἀλήθεια的新赋义。

四、后期海德格尔：ἀλήθεια=遮蔽 / 无蔽之二重性

1930年代以后，随着海德格尔思想立场的改变，对前期“基础存在学 / 本体论”方案的重审和修正，他对于ἀλήθεια理解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根本点在于：海德格尔不再强调所谓此在生存 / 实存论上的真理，而是把ἀλήθεια的解释与“存在本身”联系起来——现在，“存在之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20页。

[1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图宾根，1993年，第221页。

[15] 海德格尔前期也使用“遮蔽 / 非—遮蔽（无蔽）”（Verbergen / Un—verborgenheit）这一词语，但特别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更喜欢使用“揭示 / 被揭示状态”（Entdecken / Entdecktheit）。

[16] 这是海德格尔在为《论真理的本质》一文所做的“注解”（1949年）中讲的，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3页。



圣·维克多山 摄影

真理”才是第一位的。在词面上，“揭示 / 被揭示状态”（Entdecken / Entdecktheit）就较少出现了，而代之以“遮蔽 / 非—遮蔽（无蔽）”（Verbergen / Un—verborgenheit）这一比较稳定的表达了。¹⁵

海德格尔作于1930年代初的演讲《论真理的本质》（1931 / 1932年）之所以被视为海德格尔思想“转向”（Kehre）的标志，原因正在于海氏通过对“真理”问题的讨论，也即对ἀλήθεια意义的重新解释，形成了他后期有关存在 / 存有的遮蔽—无蔽二重性（Zwiefalt）发生运动的核心思想。

在《论真理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不再区分揭示与被揭示，而是区分了真理与非真理，或者说，解蔽状态（无蔽）与遮蔽状态（非解蔽状态），并且认为“非真理”，即“遮蔽状态”（Verborgenheit）或“非解蔽状态”（Un—entborgenheit）是根本性的，是一种“神秘”（Geheimnis）。¹⁶在同一语境中，海德格尔对人（此在）的位置也有了新的规定，认为此在的实存乃是一种“让存在”（Seinlassen），是由“神秘”本身来统摄的。这当中发生的思想立场的变化，后来被海德格尔自己叫做“转向”（Kehre），而这种“转向”的要义就在于ἀλήθεια [无蔽] 意义上的存在 / 存有的显隐二重性的发现。海德格尔说：“因为存有包含着有所澄明的庇护，所以存有原初地显现于遮蔽着的隐匿之光亮中。这种澄明的名称就是希腊的ἀλήθεια [无蔽]。”¹⁷

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1966年）一文

[17] 参看海德格尔：
《路标》，中译本，第
232页。



塞尚 圣·维克多山 60cm×72cm 1904—1906年 巴塞尔美术馆

中，海德格尔又一次解说他为何要把通常译为“真理”的希腊词语ἀλήθεια改译为“无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如若“真理”被了解为知与物的符合或者知识的确定性，那么，我们是不能把‘Αλήθεια即“澄明”意义上的“无蔽”与“真理”等同起来的。‘Αλήθεια是比“真理”更原始的和更根本的，“‘Αλήθεια，即被思为澄明的无蔽，才允诺了真理之可能性。因为真理本身就如同存在和思想，唯有在澄明的因素中才能成其所是。真理的明证性和任何程度上的确定性，真理的任何一种证实方式，都已经随着这种真理而在起支配作用的澄明的领域中运作了”。¹⁸惜乎人们经验和思考的只是作为“澄明”的‘Αλήθεια所允诺的东西，而不是‘Αλήθεια本身。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强调的仍旧是‘Αλήθεια的无蔽/遮蔽的“二重性”，作为“澄明”的“无蔽”并不是毫无掩盖，光明一片。海德格尔曾引用巴门尼德的一个残篇：

…χρεώ δέ σε πάντα πυθέσθαι
ἡμὲν Ἀληθείης εὐπειθέος ἀτρεμέσ ἦτορ
ἡ δὲ βροτῶν δόξας, ταῖς οὐκ ἔνι πίστις ἀληθής.

……而你当经验这一切：

无蔽之不动心脏，多么圆满丰沛，

而凡人之意见，无能于信赖无蔽者。

——《残篇》第1第28行以下¹⁹

[18] 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中译本，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4页。

[19] 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中译本，第82页。此句通常被译为：“所以你应当学习各种事情，从圆满真理的牢固核心，直到毫不包含真情的凡夫俗子的意见”。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页。

[20] 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中译本，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2页。

[21] 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中译本，第86页。

海德格尔在此感兴趣的是所谓“无蔽之不动心脏”，而且称之为“圆满丰沛的”。那么何谓“无蔽之不动心脏”呢？海德格尔说是“在其最本己的东西中的无蔽本身，意指一个寂静之所，这个寂静之所把首先允诺无蔽的东西聚集在自身那里。”²⁰这意思还不够显赫，进一步，海德格尔说“遮蔽状态”（即Λήθη）本就属于“无蔽”（‘Α-Λήθεια），“遮蔽”乃是作为“无蔽”（‘Αλήθεια）的“心脏”而属于“无蔽”。于是，“澄明”就不会是在场性的单纯澄明，而是自身遮蔽着的在场性的澄明，是自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²¹

这是海德格尔对‘Αλήθεια之解蔽/遮蔽“二重性”特征的较清晰表达。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澄明”、“无蔽”、“去蔽”、“敞开”之类的“海式”话语已经差不多深入人心了，但此类中文译词多半带着一个危险（当然德语原文同样含有这一危险）：它们在语感上指向光明和开显，如此，人们就容易把海德格尔了解为一个他本人置疑的重外观、重在场、重光明的形而上学类型。海德格尔自己

明言：他所思的“澄明”（Lichtung）与“光明的”（licht）毫无共同之处；决非光创造了“澄明”，而倒是相反，光是以“澄明”为前提的。²²

五、例证：海德格尔释赫拉克利特的两个残篇

在海德格尔关注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中，赫拉克利特是最有份量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于1943 / 1944年做了两个专题讨论赫拉克利特的讲座，即：《西方思想的开端》、《逻辑学——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²³。另外有两篇专题解释赫拉克利特残篇的重要文章，即：《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0）》和《无蔽（赫拉克利特残篇第16）》²⁴。而在其他许多文本中，我们也时常可见到海德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讨论。

我们这里不可能全面梳理海德格尔的赫拉克利特解释。作为例证，我们只来谈谈海德格尔重点解释过的两个赫拉克利特残篇：一是残篇第123，二是残篇第16。

首先是残篇第123：φύσις κρύπτεσθαι φιλεῖ。

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残篇，一共才三个词：名词“自然”（φύσις）、动词不定式“躲藏”（κρύπτεσθαι）以及动词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喜欢”（φιλεῖ）。这个残篇的意思是“自然喜欢躲藏起来”，这是谁都能读出来的意思。第尔斯—克兰茨则把它译作“事物的本质喜欢躲藏起来”²⁵，也无不可。而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的译文就怪诞无比了：

涌现（来自自行遮蔽）赠予自行遮蔽以恩惠

Das Aufgehen（aus dem Sichverbergen）dem Sichverbergen
schenkt's die Gunst.²⁶

这个译文委实有一点“暴力”了。我们知道，凡译文无非两种：重字面的翻译（硬译）与重释义的翻译（意译）。海德格尔这个译文在字面上是完全不着边际了，那么是“意译”罗？我们似乎也不好意思断然说“是”。海德格尔把φύσις译为“涌现”（Aufgehen），把κρύπτεσθαι译为“自行遮蔽”，并且说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喜好”的；进一步，海氏说两者既然相互喜好，也就是相互赐予，“这种本身相互的恩赐乃是φιλεῖν [喜好、热爱] 和φιλία [喜好、热爱] 的本质。在这种涌现和自行遮蔽相互转让的喜好中，有着φύσις [涌现、自然] 的本质丰富性。”²⁷如此这般，才有了上面的译文。

在别处，海德格尔不只一次地对这个残篇作过比较清晰的解释。“自然（存在）喜欢自行遮蔽”，并不是说自然（存在）躲藏着，是难于理解

[22] 海德格尔：《面向思想的事情》，中译本，第79页。

[23] 两者合为《全集》第55卷《赫拉克利特》（美因法兰克福，1987年）。

[24] 两文均收入《演讲与论文集》即《全集》第7卷（美因法兰克福，2000年）。

[25] 海尔曼·第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苏黎世，1996年，第一卷，第123页。

[26]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美茵法兰克福，2000年，第279页。参看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97页。

[27]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本，第296—297页。